

許瞎子卜靈卦

袁世凱歸隱打埋伏

● 陳牧野（大陸作家）

歸鄉布署狡兔三窟

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、十五兩日，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。半月後，年僅三歲的愛新覺羅·溥儀，登上了末代皇帝——宣統的寶座，其父醇親王載灃為攝政王監國。載灃是光緒皇帝載活的親兄弟，恨透了出賣戊戌維新變法的袁世凱，對袁在北洋新軍中的影響和叵測的居心更是憂慮重重。又過了一個月，就借口袁散佈有抨擊幼主登極的言論，並患有「足疾」為由，把他削職為民，趕出了朝廷。袁世凱離京後，並未回其河南祖籍項城老家，一般文史資料甚至傳記之類作品，都稱他「退隱」于河南彰德府，即今安陽市的洹上村，在「養壽園」裡「靜養」了兩年多的「足疾」。其實，這類說法是不夠確切的，或者說是過于籠統了。

就袁世凱當時的處境而言，頗有點像戰國時期魏之罷相孟嘗君，在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的情況。所以，袁也是首先在居住問題上動腦筋，借用了馮謨獻給孟嘗君的「狡兔三窟」之計，所謂「狡兔有三窟，僅得免其死耳」。何況，此時的

袁世凱，不單對朝廷內外各種可能的進一步加害要嚴加防範，更重要的，是要窺測時機復仇雪恥，進而謀取大權高位，甚至是帝王之位。

徐世昌是袁世凱的莫逆之交，是袁後來稱帝時封的「嵩山四友」之一，當時在朝官居郵傳部尚書兼津浦鐵路督辦之要職，自然是袁在朝廷內部的「消息來源」。故而，袁就選定徐的出生地衛輝府建起了又一處袁宅，址在今河南省衛輝市北馬市街路北。又在坨第東北隅的馬王廟坑建起一座袁家花園，袁家大院和部份舊房基今遺跡猶存。

然而，袁世凱沒有能像回到薛地的孟嘗君那樣，獲得「未至百里，民扶老攜幼，迎君于道中終日」的殊榮，而是恰恰相反，使袁頗感尷尬。原來那年正值衛輝縣甘旱不雨，衛輝人既恨袁出賣新政，又憎嫌其失籠于新朝廷，特別是修建袁坨花園以及徵購田產，侵害了一些平民百姓的利益，於是就有人借袁世凱滾圓的體形和袁電（即電）相通的讀音，背地裡給袁取了個「旱獐」的諱號，又謠傳旱災乃「旱獐」作祟之故，掀起一場「轟擊反袁」的輿論小風波，促使袁更加認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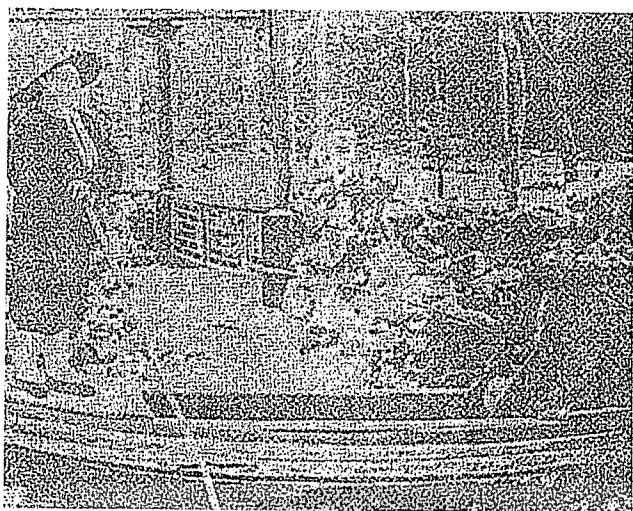
「狡兔三窟」策略之高明，遂加速在輝縣的百泉旁邊建起了第三所袁氏別墅。輝縣亦是徐世昌啟蒙發祥和勢力所及之地，徐曾自號輝縣「水竹村人」，說明他是把輝縣當作又一故鄉看待的。

密電往還瞎子靈卦

不但建成三處居所，袁世凱還在彰德、衛輝、輝縣三地鄉間購置田產三萬餘畝，作為進一步的回旋餘地。表面上，袁雖也不時有洹水賦詩，衛園賞花，百泉垂釣的雅興，但他從來也未真的有過像孟嘗君那樣「姑高枕為樂」的時刻，而是無時無地不在殫精竭慮，和朝廷內外的軍政親信頻繁地人通電傳，密切地注視著腐敗無能的清廷君臣和此伏彼起的革命大潮，以及兩者合縱交匯而成的複雜多變的時局。憧憬著自己在言志詩中的「大澤龍方蟄，中原鹿正肥」，積蓄著有遭一日鹿死已手的物質和精神能量。這裡還可以再舉出他在衛輝的二、三事，作為袁這一時期心態的佐證。當年，在衛輝府的街面上，有個隨處設攤很是不起眼的算卦相面先生，綽號許瞎子，本名許長義的。一天，袁世凱的親信幕僚王某，曾把

許長義請入袁宅，按照王的授意和秘密提供的準確情況，為袁算了一次「靈卦」。

相面先生許長義看到袁世凱，仍是面相、手相，批講八字三部曲。先據面相說：「先生中陽位正，蔭庇必厚。祖上及兄弟中定有在朝為官的。」。不錯，袁世凱家族在朝廷居官已歷三世。叔祖袁甲三曾拜道光朝御史之職，其弟袁世敦也當過濟南候補知府，其他為官者更不是屈指可數，堪稱官宦之家；又據手相說，「先生命紋末稍混暗，時下當有一段背運：」。更精確，打袁世



袁世凱（右）歸隱披蓑衣戴笠帽，坐舟中垂釣，立者為其弟袁世廉。

凱從項成老家出來闖蕩官海已有二千幾個春秋，唯當時正貶謫為民在家塾居養閑，最後，批講八字。幾枚銅錢攤開還未細心觀看，許便請袁、王摒去左右閑雜人等，然後突然雙腿跪在袁世凱的面前說：「按照八字和卦相實說，日後您老背運一轉，晚年洪福齊天，還有一帝的緣份：」。

許長義獲得了豐厚的獎賞，春夏秋冬棉麻綢皮上乘衣物各兩套，龍洋壹仟圓。許長義借此在衛輝城內道西街路北，開設了一個「許長義命館」，生意十分興隆。五年之後，袁世凱果然當了八十三天皇帝，許長義更是借機另加編撰一番「靈卦」並大肆宣揚，使得命館曾名噪一時。

侍婢窺寢一段故事

袁世凱的第七如夫人張氏無出，曾在衛輝買了一名下頭名叫羞花的，待之甚厚。一日午後，羞花奉張氏之命到袁書房送茶，或許是因袁的睡相不美或是病態，其四肢和頭部緊緊地收向軀體，龜縮的儼然是不得翻身的圓魚一個，嚇的羞花扔下繪有飛龍花紋的茶具便跑。照規矩，茶具乃光緒皇帝所親賜，羞花摔碎了皇上封物該當死罪，然而，張氏為羞花出了一個主意，使得她檢回了一條性命。當袁醒來審訊羞花打茶具何故時，羞花說看到床上躺的不是袁大人，而是一條像茶盤茶碗上燒的張牙舞爪的大蟲。後來，張氏因病死于輝縣的袁氏別墅，羞花哭的幾度昏死幾乎跟了張氏而去。

袁世凱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，準備未來的大計，還不惜重金在衛輝網羅了大批幕僚，侍衛僕

役等，沿淀街的王曉汀，鼓樓街的尚仙舫都曾被袁帶至北京托以重任。筆者伯祖家祖也曾分別作過袁的轎夫領班和人力、馬車班頭。袁死後，從北京總統府退回衛輝原籍有不少人，僅熱愛京劇者就曾拼湊成一個「醒民京劇社」的班子，凡三十餘人，可見袁用人之一斑。

拒絕奉命一場好戲

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，辛亥革命軍攻下了武昌，朝廷一片混亂。十月十四日載灃又追下了一道上諭：「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，并督辦剿撫事宜」，四位督軍捧諭旨策馬趕到彰德「養壽園」，人稱去了衛輝，到了衛輝家人又稱去了輝縣，到了輝縣又說仍在衛輝。後來還是通過層層關係，先打通了住在下街趙公館的袁克定，然後方見到了袁世凱。但袁推說自己的「足疾」未癒，「於親政不便」，拒絕奉諭就職。

清廷君臣當時正被革命烈火煮的像油鍋之蟻，時刻難耐。十月二十日，不得不派袁的老朋友，時已升任內閣協理大臣的徐世昌出馬促請。徐、袁兩人就在彰德，衛輝，輝縣三處遊山玩水，詩酒唱和，一面磋商著逼清廷大踏步退讓的「六個條件」，實際上也即是要把清王朝的軍政外交大權逐步集于袁一身的條件。七天後，載灃作了最後退讓，連發四道諭旨，任命袁世凱為「湖廣總督兼欽差大臣」。又過了三天，即十月三十日辛亥革命起義後的二十天，袁世凱終於出山了。帶著「足疾」親自到信陽督師剿撫起義軍，結束了「退隱」生活。